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三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三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盟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匄以七年即位九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皆會杞俱在是五同盟

夏邾畀我來奔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疏注畀我至故書　正義曰杜從賈説以爲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劉炫規過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

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命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畀我是卿何爲兩說自相矛楯乎炫以爲釋例是集解非今删定知不然者原杜之意以二十一年邾庶其竊邑來奔去此既近邾更無事今畀我來奔必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春秋之例命卿有罪出奔皆書名畀我書名罪其與庶其同黨非謂畀我非命卿與釋例不違劉不曉杜旨妄爲規過非也

葬杞孝公。無傳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爲楚所納

疏 注書名至義例 正義曰被殺書名是罪之文故以專國

叛君爲二慶罪狀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不言及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與此並言及傳無其說知是史異辭無義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疏】注兵敗至言叛 正義曰案傳欒盈潛入曲沃乃率曲沃之甲以入晉都及敗又入于曲沃潛入之時晉人不覺及敗後更入晉人以其狀告故先書復入于晉後言入于曲沃謂其敗而後入故云兵敗奔曲沃也不言叛者叛謂以邑叛屬他國欒盈既入曲沃據曲沃之衆與君戰爭兵敗而死終亦不附他國故不言叛也然則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入于宋南里以叛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入于朝歌以叛皆非叛屬他國而並書叛者彼皆與國相拒不勝而即出奔得歸乃言復國皆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本國

皆以叛告此宗宼與君爭勝不勝即死未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晉人不以叛告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言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疏注兩事故言遂 正義曰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是兩事故曰遂傳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亦是一舉而為兩事不言遂者於彼注云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然則此言遂者齊人來告以齊告為文故言遂也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

疏注書名至罪之 正義曰書名是罪之文案傳紇為孟氏所譖其奔非紇之罪故杜以阿順季氏廢長立少為紇之罪狀也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聞有事疏注輕行至有事

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是輕者舍其輜重倍道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傳言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經不言遂者聞有他事故也若然僖六年夏公會齊侯云云伐鄭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溫天王狩于河陽云云諸侯遂圍許彼亦聞有他事而言遂者兩事言遂取其省文彼二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遂承上事揔言諸侯遂行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行襲莒亦不可書遂爲聞有數事與前文隔絕故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禮

爲鄭國闕禮諸侯絶期故以鄭國責之疏注禮諸至責之正義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也尊同則相爲不降平公於禮爲舅當服緦麻三月但緦服既輕其恩不過鄭國故傳言禮爲鄭國闕也杜言諸侯絶期者據禮之正法言諸侯尊降其親雖有本服期者亦當爲之闕故以鄭國責之禮父在爲母服期喪絶旁期非母也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爲召二慶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

長慶氏役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

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君子至于常　正義曰杜言慶氏以陳叛叛不書不以告則傳載君子之言其意不爲經也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爲不義不可放肆以爲宜其誅滅故引尚書康誥言天命之不于常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慶氏族有二卿爲不義之故而並喪亡故君子論其事傷之也服虔以爲傳發此言爲不書慶氏以陳叛爲爲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服意見元年圍宋彭城追書繫宋不登叛人謂此亦宜然故爲此解然叛是大罪若書爲叛其惡益明何當匿其罪名謂之不可肆也若慶氏不可放肆故不書其叛則林父華亥趙鞅荀寅之徒豈皆可使放肆而書其叛乎且

傳文不言書經之意然其不爲經也故杜以爲媵不告故不書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欒盈邑也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

孺子何如（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恩已）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爲徵）韓趙方睦（韓起謙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

范氏和親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爲民柄將何懼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

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縗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爲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言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隕隊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劒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鞅曰之

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也）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

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用劒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帙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欒盈之族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轢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

疏晉將至媵之　正義曰晉將嫁女爲吳之夫人齊以女爲媵使析歸父送媵女於晉令與適俱行也禮媵同姓適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爲媵皆非禮也而不言非禮者但傳本主說欒盈不言事之可否　注傳子至驪從　正義曰十三年傳云荀偃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

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爲知氏林父爲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吳二從叔父故相聽從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而規杜氏非也　程鄭嬖於公　正義曰鄭雖非卿亦是彊族言嬖於公見其不助欒氏　注七輿官名　正義曰僖十年傳言七輿大夫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謂副車每車有一大夫主之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爲[illegible]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炫謂服言是　且欒至民柄　正義曰欒氏多怨言易克既有爲利之權又執民之八柄　注賞罰爲民柄　正義曰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此八者爵祿予置生是賞也奪廢誅是罰也賞罰二事分爲八名此時臨與敵戰唯賞罰而已故以賞罰言之鄭玄云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然則柄以器物爲喻若用斧之執其柄也

注夫人有杞喪　正義曰隱元年傳說葬之節云士踰月外姻至則姻是外親之揔名杞孝公卒夫人有兄弟之服是有杞喪也傳言公有姻喪注言夫人有杞喪者下文欒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詐為夫人故也案經葬杞孝公之下始書欒盈復入于晉則欒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魯使去之日欒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之前故夫人猶有服故得詐為之也　墨縗冒絰　正義曰夫人為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冒絰者言以絰冒其首也欒王鮒使宣子詐為夫人孝服也　奉公以如固宮　正義曰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牢固故謂之固宮　注蓋犯至其罪　正義曰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子同名杜用鄭說以無正文故云蓋以斐豹請焚丹書知以丹書其籍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注魴欒氏族　正義曰服虔云魴盈之子俱無文也計欒盈宣子之外孫胥午謂爲孺子未得有子巳堪戰十九年欒魴巳帥師伐齊必非欒盈子故杜以爲欒氏族世族譜欒魴爲欒氏族以欒槃爲雜人不知杜意何故也　秋

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中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左翼曰啓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右翼曰胠大殿商子游御夏

之御寇崔如爲右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

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子欲弑之以說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

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

惡乎自抑損【疏】申鮮虞之傳摯為右　正義曰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今案注云傳摯申鮮虞之子若傳先有子字無煩此注故今定本皆無　注左翼曰啓　正義曰左翼曰啓右翼曰胠賈逵以為此言或當有成文也且此傳上下先驅申驅是前軍也大殿是後軍也明啓胠是在旁之軍說文云胠掖下也胠是在旁明矣凡言左右以左為先知啓是左也名之曰啓或使之先行詩云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為啓者

齊侯遂伐晉取

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戍郫邵郫邵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氂齊大夫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

疏注張武軍謂築壘壁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稱楚既戰勝潘黨請築武軍昭十三年傳子干帥陳蔡之師入楚陳蔡請爲武軍蔡公曰欲[illegible]日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以此知武軍謂築壘壁也張謂張設築作之具服

虔云張設旗此也　注趙勝至大夫　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傳曰荀吳略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居山之東山東曰朝陽知東陽是寬大之語總謂晉之山東故爲魏郡廣平以北二年齊晏弱城東陽以偪萊哀八年吳伐魯克東陽而晉齊魯皆有東陽名同而實異服虔以東陽爲魯邑繆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　注救盟主故曰禮　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其意言君則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臣則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賈氏取以爲說謂此傳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叔孫豹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爲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杜以此故言救盟主故曰禮所以明異舊說也

季武子無適子

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既獻（獻已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滌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

公鉏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
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愠
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
所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
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
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
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

往盡舍旃其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爲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因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己卯孟

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發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荅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美疢不

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欲爲公鉏辟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爲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遂丁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還男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爲祧敢告不弔不爲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

拜受龜使爲以納請 賈使爲爲己請 遂自爲也 爲自爲請 臧孫如防 防臧孫邑 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 非敢私請 爲其先人請也 苟守先祀無廢二勳 二勳文仲宣叔 敢不辟邑 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 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 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 臧孫曰無辭 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己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 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 對曰盟東門氏也曰

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疏

注獻酬至爲旅○正義曰案鄉飲酒禮主人席於阼階上西面賓席於堂戶西南面介席於西階上東面衆賓席於

上賓之西南面初賓介及衆賓至立於門外東面主人出
迎于門外西面主人延賓入及介衆賓等立於西階下主
人揖賓升主人酌酒於阼階上拜獻賓賓西階上拜受飲
卒爵酌酒以酢主人主人阼階上飲卒爵又酌酒先自飲
以酬賓賓拜受酬酒奠于薦東賓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
上獻介介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酌以酢主人主人於西
階上受爵飲卒爵介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衆賓衆
賓飲訖降引樂工入歌詩主人獻樂工又引笙入立於堂
下主人獻笙師訖主人及賓介衆賓等皆升就席乃立相
者爲司正使弟子一人舉觶於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
酬衆賓是爲旅也杜言獻酬禮畢者謂獻酬賓介及衆賓
禮畢也言通行爲旅者謂一人舉觶於賓旅衆相酬通至
於下案鄉飲酒禮未旅以前賓介皆立此傳云大夫皆起
則季氏飲大夫酒未必純如鄉飲酒禮則獻酬事訖大夫
皆坐然則既獻召悼子者謂獻臧紇及大夫訖而召悼子
至旅酬之時而召公鉏　若能至民可也　正義曰悼子

旣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爲季氏下言爲孟孫其意亦然富倍季氏言可過悼子也姦回不軌更獲罪戾非徒貧賤而已是爲倍下民故杜云禍甚於貧賤也　孟氏之御騶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曰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則騶是掌馬之官蓋兼掌御事謂之御騶　信有力於臧氏矣　正義曰不應得而得之則彼荷其恩故功力多也　立于戶側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此立于戶側則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禮記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耳　孟孫至石也　正義曰治病藥分用石本草所云鍾乳礬磁石之類多矣　夫石猶生我　正義曰服虔云夫謂孟孫也桓十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謂鬬伯比也二十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服杜並云夫謂大子也其年又曰夫獨無族姻乎杜云夫謂晉也三十一年傳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皆謂所斥前人爲夫此言之類也　注正夫遂正　正義曰七年傳稱叔仲昭

伯爲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是役夫遂正所主知此正夫是遂正也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爲司寇而借之於臧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　注魯南城東門　正義曰蓋舊名猶在相傳如此也且郕在魯之東南奔郕出此門爲便　注姪穆至昆弟　正義曰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然則據父言之謂之姨據子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爲姨姨子昆弟即喪服從母昆弟是也故曰姨昆弟　注大蔡大龜　正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漆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玄云出蔡地因以名焉非也　注言應有後　正義曰禮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族有小罪則廢其身擇立次賢使紹其先祀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謂此也必有大罪乃得滅之周禮大司馬云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是也武仲自言罪輕不及於

不祀言其應有後也、注二勳文仲宣叔　正義曰哀二十四年傳曰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臧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是二勳謂文仲宣叔也　季孫召外史　正義曰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今季孫召外史蓋僭亦立此官也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

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

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

疏夜入且于之隧正義曰既入而又得出宿知所入非城邑也故杜以爲狹道檀弓說此事云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言于奪則當爲地名鄭玄引此傳云隧奪[illegible]相近言其與此一事則謂此亦爲地名若是地名不得云且于之隧即如記文蓋當且于之旁別有奪地非此且于之隧也

注婦人至賤也

正義曰檀弓云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鄭玄云行弔禮於野非也然則男子亦不得受野弔而言婦人無外事者檀弓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鄭玄云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男子從柩在野則得野受弔婦人無外事雖從柩亦不得野受弔耳若男子得受野弔而曾子非蕢尚者以蕢尚在朝顯著故宜弔於其家若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及微小之

臣也檀弓因蕢尚而說此言云杞梁死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則杞梁之妻於時從杞梁柩雖從柩而辭不受弔是由異於男子故也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禮記無下知下恪賤謙言賤妾也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紇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

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

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恕施

也疏不穴於寢廟　正義曰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壞以爲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閒雅鼠不即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爲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喻言之不可執此爲難也　作不至恕也　正義曰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也然則作而不順當如服言傳無惡孟氏之事故不取當謂知其不可而爲之是不恕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仲孫

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既無傳疏秋七至之既　正義曰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為一交以為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頻月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帀來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月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理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今有頻食於術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

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其交道既不復相侵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遥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眞先儒因循莫敢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

【疏】注陳鍼子八世孫正義曰世本文也

叔孫[illegible]如

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爲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爲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盟爲

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爲諸夏盟主范氏復爲之佐言己世爲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

疏 注陶唐至以上 正義曰如杜此注陶唐共爲一名即是晉陽縣也

釋例云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虛晉陽六名大原晉陽縣也
唯載六名而言不及唐釋例又別記小國所都唐大原晉
陽縣也亦云唐是晉陽而言不及陶則以陶與唐別不是
共爲一名也史記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
猶湯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爲國號後盤庚
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
蓋地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張晏云堯爲唐侯國
於中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堯自唐侯而
升爲天子既爲天子乃治於晉陽故杜於晉陽六名言不
及唐記其諸國之都乃云唐是晉陽言堯爲天子號曰陶
唐其治在晉陽耳唐非晉陽縣内之地名也舜受堯禪封
堯子丹朱爲王者之後猶稱爲唐其名不易終虞之世以
陶唐爲號故曰自虞以上也　注謂劉至九年　正義曰
昭二十九年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
龍氏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注豕韋至韋城
正義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又曰

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賈逵云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德復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豕韋國君爲彭姓也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而封累後也昭二十九年傳稱夏王孔甲嘉劉累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則賜劉累身封豕韋而此云在商爲豕韋氏者杜於彼注云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是杜解劉累及其後世再封豕韋之事　注唐杜至杜縣　正義曰以國語杜伯文不連唐知唐杜二國名又以豕韋爲一嫌唐杜亦一故辨之也昭元年傳稱堯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是言周成王滅唐也周語曰周之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鄗是周有杜國故杜以爲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也晉語訾祏對范宣子云昔隰叔子違周難奔於晉生子輿爲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爲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賈逵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子輿

士蔿字子士會也會士蔿之孫是隰叔四世及上會食邑於范爲范氏也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今知劉説非者彼注雖似有異其義與此不殊彼傳云唐人是因杜以唐人非一人之稱故云劉累之等謂累之子孫故云之等也累遷魯縣傳云唐人是因因居大夏則累之子孫遷居大夏也杜知殷末封之於唐者以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宣王時有杜伯故也是成王之時有唐無杜宣王之時有杜無唐故杜爲此解劉炫又規云唐非豕韋之號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並時爲國非滅唐封杜劉以爲唐非劉累之後又取賈逵注國語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二國並封而規杜氏非也炫謂宣子歷言己之宗族於上世有國有家未必繼體相承炫於處叅爲劉謂非丘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

凱之言己之遠猷數自識許或聞此義必將見嗤但傳言
於人懼誤後學言之所見不敢有隱唯賢者裁之　大上
至立言　正義曰大上其次以人之才知淺深爲上次也
大上謂人之最上者上聖之人也其次次聖者謂大賢之
人也其次又次大賢者也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衆聖
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故服以伏羲神農杜以黃帝
堯舜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德也禮運稱禹湯文武成
王周公後代人主之選計成王非聖但欲言周公不得不
言成王耳禹湯文武周公與孔子皆可謂立德者也立功
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故服杜皆以禹稷當之言如此之
類乃是立功也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
能捍大患則祀之法施於民乃謂上聖當是立德之人其
餘勤民定國禦災捍患皆是立功者也立言謂言得其要
理足可傳記傳稱史逸有言論語稱周任有言及此臧文
仲既沒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沒其言尚存故服杜皆

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言也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楊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此三者雖經世代常不朽腐故穆子歷言之

注祊廟門　正義曰釋宮云祊謂之門李巡曰祊故廟門名也孫炎曰詩云祝祭於祊祊謂廟門也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

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

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

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所

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

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

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毋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陳也）敢不稽首（爲明年鄭入陳傳）

疏 詩云至名也夫　正義曰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旨美也言有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故爲邦家之基本也此詩

所言言此君子有公德也夫又引詩大雅大明之篇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矣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於女之心此詩所言言武王有令名也夫樂美君子者言君子有可樂可美之德也劉炫云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共在下臣民無懷貳於女之心也毋寧至生乎　正義曰無寧寧也言人等作二事為不取人財寧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民也為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乎此二者孰勝也　注焚斃也　正義曰焚是燒也象不燒死故訓為斃服虔云焚讀曰僨僨僵也為生齒牙僵仆其身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吳召舒鳩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

子使遂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遂啓彊）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遂啓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

次于棘澤〔以齊無宇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己皆乗乗車〔乗車安車〕將

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

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惧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櫜而

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

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

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

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

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

屈 疏 無有至一也 正義曰射犬之意言我與彼俱是大夫無卑閒上大小人民衆寡之異其在我上彼

此一也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若是卿我當下之彼是大夫我不下之 注部婁至大國 正義曰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為陵則阜地之高者見似陵之頹也部婁小阜相傳為然大山有松栢小阜無松栢小阜異於大山喻小國異於大國不得與大國之人等也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材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 注韓衣裝 正義曰踑謂坐其上也戰非所有可坐其上明是衣囊耳當是盛衣甲之囊也下云取冑於橐當別有小囊盛冑定本作衣裝 曩者至怯也 正義曰曩猶向也向者志入前敵而馳馳入還怯而出非是故不告也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傳言齊楚固相結也 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 在此年夏 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舒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 楚

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令尹薳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焉明年楚滅舒鳩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

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揔名爲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疏注郟王至城之

正義曰傳稱成王定鼎于郟鄏周公就而營之謂之洛邑亦名王城其地舊名爲郟故以郟爲城名周語云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毀王宮計靈王以二年即位往年爲二十二年往年毀壞其城故齊人今歲爲王城城之也

晉侯使程鄭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鬷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

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

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

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言鄭本小人爲明年程鄭卒張本

[疏]

注問自降下之道 正義曰下注階猶道也知問降階者問自降下之道程鄭既得爲卿以卿是高位欲降意下人故問自降下之道

其有至憂也 正義曰程鄭忽問降階然明議其將死故云此程鄭身有罪禍懼奔亡之釁而輒問降階也若不然則有迷惑之疾將死而憂乎何休難此云善言者君子所尚有小人道之輒爲死徵是善言不可出口此未得傳之意也然明者鄭之知人 知程鄭以佞媚變幸得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今忽問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將死故疑其知將有亡釁惑疾而憂故能出

此語耳善言非其常所以知其死非謂口出善言即當死也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俱是失常無所怪惑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

疏注子產至詳之 正義曰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

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問陳之罪子產答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及其侵蔡旣無晉命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媚於晉義取亂略不能以德懷親又不能以直報怨故云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遠理故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善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 注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

疏夷儀至經誤 正義曰僖五年公及齊侯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是言前序後摠取省文之義故此直言諸侯猶是上夷儀之諸侯也劉炫云定四年公會劉子云云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者炫謂史異辭於彼有規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長歷校之七月十二日有己巳知是經誤也

公至自會無傳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欲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

疏注夷儀至之例　正義曰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是夷儀本是邢地僖二十五年衛滅邢而有之還名其地爲夷儀故爲衛之邑也釋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於歸復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爲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實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如此甚多是杜以先儒貪以入例故顯言非國逆也於時剽爲衛君非國逆又不得位而稱侯者晉人稱爲衛侯以告魯故書侯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與此同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

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吳子至巢卒　正義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爲卒書名上之以省文猶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鄵也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弒君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盜鈔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illegible]安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爲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昬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爲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之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梨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濟也此坎險爲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梨所恃傷也坎爲險兌爲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梨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因是

怨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興

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申蒯

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閒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

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爲二十

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

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閭丘嬰以帷縳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轡

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翣喪車之飾諸侯六翣不蹕蹕止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注棠公至大夫　正義曰楚僭號稱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

注丁公　正義曰謚法述義不克曰丁

遇困之大過　正義曰坎下兌上爲困兌爲澤坎爲水水在澤下則澤中無水也易困象曰澤無水困澤

以鍾水潤生萬物今澤無水則萬物困病故名其卦爲困
也巽下兌上爲大過彖曰大過大者過也陽大陰小二陰
而夾四陽大者過也 史皆曰吉 正義曰史者筮人也
史有多人皆言爲吉阿崔子之意也服虔云皆二卦妄也
注坎爲至以動 正義曰坎彖云習坎重險也說卦坎爲
水水之險者爲石也石不可動往而遇石是往不濟也
注坎爲至則傷 正義曰兌爲澤說卦文也釋草云茨蒺
梨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蒺梨有刺是草
之險者踐之則被刺故恃之則傷也 注易曰至所歸
正義曰所引易曰易下繫辭文也孔子引此爻之辭而以
此言述之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爲水水之險者
爲石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乃困之故名必辱也非
所據而據謂六三在坎之上澤之下於蒺梨之間應當辟
之非合所據而乃據之故身必危也石未即害身之物所
以云名必辱蒺梨害體之物故云身必危既有困辱且復
傾危此死時其將至矣妻其可得見乎孔子述此爻之義

如是今卜昏而遇此卦是不吉之象也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動而無應是喪失所歸故不見其妻也劉炫云困卦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爲此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 不爲至冠乎 正義曰公意言冠易得不足惜縱使餘人不爲崔子者其可無冠乎況崔子富貴其當自有冠也劉炫云冠是首服之大名周禮司服卿玄冕此崔子之冠蓋玄冕也今知非者以禮運云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崔子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施用案傳云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當謂就崔子家以崔子冠賜人當是玄冠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也 注干掫至他命 正義曰昭二十年傳說齊公孫青聘衛之事云賓將掫主人辭賓曰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乃親執鐸終夕與於燎燎即是掫之事扞外役即是干之義也故先儒相

傳皆以干振爲行夜說文云振夜戒守有所擊從手取擊
夜扞寇盜手有所擊故以干振爲行夜官名也服虔云一
曰干扞也諏謀也言受崔子命并聚謀淫之人有此謬誤
故振字或誤從言也今定本作干振受崔子之命又受公
命是爲二命故云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　又射之
中股　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
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股
故傳言其事而云又也　注喪車至六翣　正義曰周禮
縫人掌衣翣柳之材鄭玄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
喪大記云飾棺君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鄭玄云漢禮翣
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
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
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是說翣之制也方
言云自關而東謂扇爲翣則翣是扇之類也禮器云天子
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鄭玄云八翣者加龍翣二　不
踊　正義曰禮喪車乘人專道而行無貴賤一也踊者止

行人也此不止行人略賤之　注下車至降損　正義曰服虔云下車遣車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鄭玄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箇諸侯亦大牢包七箇大夫亦大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如鄭之所言遣車者乃是明器塗車芻靈載所包遣奠藏之於壙中下車若是明器則甲兵亦是明器當云無甲兵不得云不以甲兵也杜言送葬之車則謂此爲貳車非遣車也言下車者蓋謂羸惡之車非良車也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則齊是侯爵法當車七乘耳今傳舉七乘言其不依舊法知齊舊依上公之禮貳車九乘其送葬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也用甲兵者葬是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軍陳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比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所以榮之也

晉侯濟自泮泮闕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

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也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爲賂處守守國者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識者齊有喪師自宜退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

以請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疏 注以執莊公說晉也　正義曰劉炫云杜意言謀伐齊齊乃執莊公以說晉也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齊人以莊公說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雖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　男女以班　正義曰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　注五吏至屬官　正義曰此齊以晉將來伐就會賂之則五吏三十帥皆是軍內之官也三軍將佐有六與六正數同故以六正爲六卿也其五吏三十帥皆是軍內之官以三軍與六正數同必是在軍之官但軍官不復可知下句言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則軍內羣官足包之矣於大夫之上言五吏三十帥此吏帥未必貴於大夫當以有所掌故先言之耳以吏者治也故爲文職帥者有所率領故爲武職杜氏以意而解不能審悉故云皆軍將之屬官略言之耳既以帥爲武職則帥

是大帥下句復云師旅明當小於此帥故杜以下師旅爲
小將帥董遇云五吏謂一丞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亦以
意言之耳俗本三十帥爲三十師非也　注皆以男女爲
賂　正義曰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
女爲賂劉炫以爲男女以班示降服於晉有賂者皆有貨
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與杜異也　注晉侯至宜退　正
義曰案傳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
則晉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齊
既有喪師自須退縱令受賂未合致譏故杜爲此解
而劉以爲齊弒君之後晉始來伐而規杜氏非也　晉
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
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將欲得衛之五鹿
致留衛侯妻子　崔子至五鹿　正義曰衛侯本以妻
子奔齊今衛侯將入夷儀崔子止其
於齊以質之

將於齊所以止之以求五鹿故也衞侯若得衞國望以五鹿與齊故止其妻子以質之也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

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注纍自至待命　正義曰宣十二年楚子入鄭鄭伯肉袒牽羊

所以不別以男女囚繫以待命者此雖降服猶望國存故以囚繫男女假爲鄭之僕隸彼則恐其遂滅請俘江南國已亡滅男女非己之有故與此不同 注祓除至還也

正義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彼言祓除如此祓社是祓除也其祓除之事當如鄭之言也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爲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歸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濫陳各使己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於陳使民依職領受具其衆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爲之未必是正官服虔以爲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竊使陳侯擁社自抱以逆又何須祝祓之子美數俘獲尚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以云入陳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疏注伐齊至同盟　正義曰杜以經言同盟傳言伐齊直書諸侯同盟齊人不序於列故據同盟之言以明齊亦與盟劉炫以爲齊直遣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今知非者以五月齊弒莊公之後即立景公及七月始盟傳言齊成故也明齊侯在會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陳鄭服也並與此文同又傳稱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故知齊亦同盟劉以爲齊侯不與盟而規杜氏非也

爲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宣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

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

傳疏注令尹屈建 正義曰趙文子初始爲政與令尹相知望其在後兵息知此是新令尹也下文始言屈建爲令尹者因伐舒鳩而追序之其實蔿子馮卒在此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爲屈建也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爲莫敖代屈建宜十二年郯之役楚有屈蕩爲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令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

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虐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爲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紛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

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

舒鳩【疏】注埶隘虘水雨　正義曰成六年注云埶隘虘困也方言云埶下也吳地下溼久駐於此虘求雨大至民將困病故恐為人所禽制也

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本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

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之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

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弒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

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爲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

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疏 注獻入至其俘 正義曰上云數俘而出不將以歸知其空獻功不獻俘也 注戎服至朝服 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也諸侯之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戎

服異於朝服也　注庸用至蕭也　正義曰庸聲近用故
爲用也史記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傳
禹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周武王克殷
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　注周
得至三恪　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
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
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爲二
王之後薊祝陳爲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後爲二王後
又封陳幷二王後爲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則以
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薊祝則陳近矣何以言備以其稱
備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二代之後則各自行其正朔
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
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爲三其二代不假
稱恪唯陳爲恪耳　何故侵小　正義曰陳大於鄭而謂
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爲小不言小於鄭也子展伐陳此言

侵謂侵陵之非用兵之侵也　列國一同　正義曰鄭玄
大國王百里此爲一同者引夏殷時國小以譏晉國之寬
大權以拒晉耳　注表差降　正義曰中國七十小國五
十是降差　注樞機至之主　正義曰易繫辭文也鄭玄
云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
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傳言子產善爲文辭於
鄭有榮也　楚蒍掩爲司馬蒍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
數甲兵閱數之甲午蒍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
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
之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埆薄
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

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牧隰皋隰皋水岸下濕為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兵步卒甲楯之數使器仗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疏 注庀治　正義曰庀訓為具而言治者以下說治賦之事治之使具故以庀為治也　注鳩聚至之處　正義曰鳩聚釋詁文也釋地有十藪李巡曰藪澤之別名也周禮澤虞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鄭玄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其職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是藪為田獵之處或焚其草則散失澤藪之用故聚成使不得焚燎之

地　注辨別至之地　正義曰釋丘云絕高為之京非人
為之丘李巡曰丘高大者為京也孫炎曰為之人所作也
則京為丘類人力所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
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為陵也檀弓稱趙
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觀晉諸大夫之墓也僖三十二年
傳云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故知別丘陵以
為葬墓之地　注淳鹵至賦稅　正義曰賈逵云淳鹹也
說文云鹵西方鹹地也從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
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為鄴令
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以灌鄴旁終古斥鹵生
稻梁是鹹薄之地名為斥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也淳鹵
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　注疆界至租入　正
義曰賈逵以疆為疆檗墝埆之地鄭衆以為疆界內有水
潦者案周禮草人凡糞種疆檗用蕡鄭玄云疆檗強堅者
則疆地猶堪種植非水潦之類故從鄭衆之說數其疆界
水潦者計數減其租稅也孫毓讀為疆潦注云砂礫之

田也　注偃豬至多少　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安國云水所停曰豬檀弓云有弒其父者洿其宮而豬焉是豬者停水之名偃豬謂偃水爲豬故爲下溼之地規度其地受水多少得使田中之水注之　注廣平至頃町　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曰原釋丘云墳大防孫炎曰謂隄也隄防之閒或有平地不得平正以爲井田取其可耕之處別爲小頃町也說文云町田踐處曰町史游急就篇云頃町界畝是町亦頃類故連言之也謂廣平爲原者因爾雅之文其實此原謂隄防之閒也劉炫云廣平曰原上地寬平當與隰相配非是不得爲井田也釋地若陸阜陵阿之下云可食者曰原孫炎曰可食謂有井田也陵阿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也謂彼陵阿之閒可食之地非廣平也　注隰臯至之地　正義曰釋地云下溼曰隰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窊下名爲隰也詩云鶴鳴于九臯毛傳皆以臯爲澤之坎是臯爲水岸也下溼與水岸不任耕作故使牧牛馬於中以爲芻牧之

地　注衍沃至爲井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
辨五地之物生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衍地高於原也傳稱
鄖瑕氏之地沃饒魯語云沃土之民逸則衍沃俱是平美
之地衍是高平而美者沃是下平而美者二者並是良田
故如周禮之法制之以爲井田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溉曰
沃所指雖異俱謂良美之田也六尺爲步以下皆司馬法
之文自度山林以下至此有九事賈逵以爲賦稅差品其
注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
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
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
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
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皐之
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
爲井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玄云隰
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
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是鄭賈同

此說也案周禮所授民田不過再易唯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之何以充稅而使之當一井也且以度鳩之等皆爲九夫之名經傳未有此目故杜不用其說

量入脩賦 正義曰量其九土所宜穀其收入多少乃準其所入脩其賦稅其九土之內偃豬京陵無物可入而言九土之所入者揔言之

賦車籍馬 正義曰賦與籍俱是稅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因車馬之異故別爲其文

賦車兵徒兵 正義曰車兵者甲士也徒兵者步卒也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人也劉炫云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鄭衆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鄭玄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事或當然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

巢門攻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

親門啓關門也 我獲射之必殪殪死 是君也死

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

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

大夫薳子之功也以與薳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薳子馮請退師

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

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 問爲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

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没禍不得恤其後也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諭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疏】我躬至我後　正義曰詩小雅小弁之篇也書曰至不困　正義曰尚書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

以不因此所引者蓋是彼文學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　注弈圍棋　正義曰方言云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閒皆謂之弈蓋此戲名之曰弈故說文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孟子稱弈秋善弈秋人自以善弈而著名也棋者所執之子故云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爲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沈氏云圍棋稱弈者取其落弈之義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三